

## 響太多

手機與手機之間，就像兩扇相對的窗，兩扇鎖著期盼，思念，或者安慰的窗。隨時都可能有一股神祕的力量，衝破，那鏽形色老朽的金屬鎖。

某日一扇窗口被撐開一線縫隙，裡頭的光，如萬馬奔騰，衝出。通話按鈕，顫抖著，再撥通與掛斷之際，來回退縮，不安地徘徊著。

就像第一次與初戀對象的家長吃飯，在餐館門口猶豫不決，又再次梳了梳油頭，也不管落了多少髮，連髮際線都不知退後了多少，頭皮早已被梳到發紅，整顆頭被削了一層皮似的。然而這層心房遲早是要突破的。對方父親總會不時的向窗外瞥一眼，而不小心四目相見，然後雙方不失禮貌的乾笑。

就在那屏氣的剎那，這通猶豫多時的電話還是被撥了出去。

另一支手機舒坦地躺在寂靜的木桌抽屜裡，它不知道，將有一場轟動即將降臨於此，抽屜外的世界也是一片死寂，時不時就有一對雙眼上吊，望著那解救的福音，來解放自由的空氣。眾人眼前，烏黑一片，有一位高人，正在那漆黑的一片上，寫下沒多少人能解讀的經文，這場儀式，應該不是在淨化眾人心靈，而是一場驅魔。忽然，就有人會面容扭曲；也會有人展現出消化不良狀；甚至有人隱忍不住了，全數吐出；更甚至有人，當場陣亡，失去生命體徵。

這一刻，本遭封印多時的手機，也按耐不住了！一個在腹中蓄勢待發多時的惡魔，突破漏口，一湧而出。

這下，它開始不受控制地抽搐，持續地。

本來虛脫的右手，在下意識的驅使下，立即抓住中邪的手機，若那時讓惡魔竄出，後果不堪設想！幸好在這一秒鐘內，右手又將惡魔打入封印，手機也恢復原來的平靜。但心中仍然殘存忐忑，看著黑板上高高掛著的福音，一秒一秒的……還剩最後五分鐘。

這時間點，到底是誰？還會有誰？是急著推銷課程的補習班電話嗎？還是我上次網購不小心按下的訂單？更或者是我的銀行帳戶被可惡的陌生人盜用了？還是……還是，我投下的摸彩券為我掙回頭獎了！又或者是……到底……是什麼人會現在打給我？

在這一震抽動，晃垮了兩眼的空洞，這位正襟危坐的學生，從一尊活佛金身，打回成凡人。耳邊響著的不是梵文經文，而是一條條，鞭在身上的校規；和

敷在身上，一句句師長的稱讚。原來成佛與還俗僅就一線之隔，心硬生生地剖成兩半，接與不接，原來是一道無解題。任你法力無邊，也無法降魔。

「上課不准用手機……上課你是全班最認真的……用手机！給與一支大過……你會進步的，你那麼努力……」

好奇心仍然持續地拍打，最後一根孤柱海中的海石柱，即將被沖垮了。海浪席捲而來，淹沒這支柱。剛解決一場災難的右手，現在，反而換它開始不安分了起來，騷動難耐，理智線上爬了一條蟲，蠕蠕前行。但最終還是被好奇心，給魔化了。

右手勾結著雙眼與左手，偷偷的來了一場裡應外合。右手緩緩將虛脫的手機拖出黑暗，左手順勢往頭上一抓，掩住前額，這時雙眼立即順勢下探。螢幕由暗轉明，緩緩透出的光芒打亂了我的思緒。

來電顯示：你有一通奶奶的未接電話。

奶奶怎麼會這時打電話來？難道她不知道現在是上課時間？再三分鐘就中午，為何不那時打？難道是她在逛市場的時候發現那道我以前喜歡吃的菜，急於跟我分享？還是她買的股票今日高漲，已經變成富可敵國的富婆？難道她在路上不小心遇上不講理的流氓，向她勒索她一時付不出的金額？不可能啊！這些事她當下應該會立即通報爸爸或姑姑，難道因為她知道他們正在工作，所以才選擇打給我？

難道……難道其實不是奶奶出事……而是爸爸！該不會是今天一早爸爸載我到學校後，因為趕著去上班，而在一急之下出了意外？早知道我今天就不賴床了！若是那樣我就不會放縱自己多睡五分鐘……還是……今天出門時沒有將房間的暖爐關上，而間接邀請祝融到府中作客？我真的沒關嗎？媽媽那時不會還沒出門？在家中招待祝融？不會是因為剩下一片焦黑，而奶奶被嚇到手足無措，泣不成聲，悲痛至急！奶奶是不是在醫院，撞見情況危急，而不顧時間地阻撓，悲憤地按下通話！

這些聲音迴盪在腦中，衝撞著高人口中的經文，一字一句地衝破咒語，他的法力在我身上是完全無效了，腦海中劃過每個人的面容，一張一張的糾結在一起，揉擰成一團，扭曲在一起，我應該是被帶入了地獄，這兒絕對不會是天堂！

在那一刻我多麼期待揮著亞瑟王寶劍的秒針，能永遠插入那顆腐朽的石頭中，但他還是劃破了十二條巨龍的頸部，一顆一顆，龍頭落地。鮮血溢滿大地，淹上我的膝，爬上我的頸，將我滅頂。

原本以為的福音，根本就不是解放；也根本就不是福音，而是撒旦吹響的號角！一隻一隻，從地底湧出的地獄怪獸，迎面而來。左右手根本就不在意剛剛所做的虧心事，反而是後悔了！下課了，奶奶怎麼沒再撥打第二通電話，不會是因為被難堪的場景嚇暈了吧？

我打開我的窗，試著讓兩扇窗口聯繫上，但第一聲鈴聲，那一頭，那一扇窗緊閉，無人回應。嘟嘟嘟……一聲、兩聲、三聲……剛剛的所有畫面又再次重撥，宛如是隨機轉盤，當轉盤停下的那一刻，定格的畫面就是結局。

對面的那扇窗終於開了，卻沒有立即會應，也沒發出任何讓人放心的人聲。有點吵雜，是一些人聲，但我能確定那絕對不是奶奶的聲音！難道是在車禍現場！正拉起封鎖線的警察，交談的聲音？還是在焦黑的屋脊下，鄰居三姑六婆，那張永遠無法密封住秘密的唇舌，高談闊論的聲音？我必須立即投下震撼彈！

「喂，什麼事！您剛剛打電話給我？」安靜了半餉。

「什麼事？我沒有打電話給你啊！」

這一刻我看清了，一群衝向我的根本就不是什麼怪物，只是紙糊的幼稚園小孩做失敗的勞作。

「可是我手機顯示您打電話給我啊？」

「我什麼時候打電話給你？我沒有啊！」

「好好好……沒事就好，沒事就好……」

「沒事」

「好好，掰掰」

在五分鐘前，那支手機應該中了邪……

不知是手機中哪個憨笨的病毒，喝茫撞上了路旁的撥號鍵；不知是哪根調皮的手指，胡亂惡作劇，趁人不注意下，偷偷的，提前拉開一場鬧劇的布幕，演員們驚慌一時的畫面暴露在觀眾眼前，它們雖然猶豫多時，但都做得乾脆；雖然猶豫多時，但它們最終還是做了。舞台上冷汗直流的演員，對視著舞台下竊笑的觀眾，空蕩蕩的劇場，只聽得見自己心臟的狂跳。

你說這是鬧劇，不，是你沒有扒開這嘲諷的外膜，認真瞧瞧那扇窗中，牆角底還有一盒木牘，思念就裝在這個木牘中，它是關不住的，它的愁思會淹出木牘，大多時候也不會有人看見那盒底，盒底是一片赤紅，一片對於愛人，最赤子，最濃烈的一攤思念。